

# 张炜文集

葡萄园

作家出版社

张炜文集

# 葡萄园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葡萄园 / 张炜 著. —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4. 11  
(张炜文集)

ISBN 978-7-5063-7634-1

I. ①葡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27298 号

## 葡 萄 园

---

作 者: 张 炜

责任编辑: 林金荣

装帧设计:  合和工作室 | JOY-BONE |

责任印制: 李大庆 李卫东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300 千

印 张: 22.5

版 次: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634-1

定 价: 35.00 元

---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张炜，1956年11月出生于山东省龙口市，原籍栖霞县。1975年发表诗，1980年发表小说。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、专业作家。发表作品一千余万字，被译成英、日、法、韩、德、瑞典等多种文字。在国内及海外出版单行本四百余部，获奖七十余项。

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古船》《九月寓言》《外省书》《柏慧》《能不忆蜀葵》《丑行或浪漫》《刺猬歌》及《你在高原》（十部）；散文《融入野地》《夜思》《芳心似火》；文论《精神的背景》《当代文学的精神走向》《午夜来獾》；诗《松林》《归旅记》等。

1999年《古船》分别被两岸三地评为“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”和“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”，《九月寓言》与作者分别被评为“九十年代最具影响力十作家十作品”。《声音》《一潭清水》《九月寓言》《外省书》《能不忆蜀葵》《鱼的故事》《丑行或浪漫》等作品分别在海内外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、庄重文文学奖、畅销书奖等多种奖项。

大河小说《你在高原》获得华语传媒年度杰出作家奖、鄂尔多斯奖、出版人年度作者奖、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特等奖、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等十余奖项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蘑菇七种 .....      | 1   |
| 葡萄园 .....       | 103 |
| 海边妖怪小记 .....    | 169 |
| 附录 中篇小说总目 ..... | 356 |

## 蘑菇七种

---

叫“宝物”的是一条丑陋的雄狗，难以驯化。它的品性实际上更接近于狼。给它取名字的人是这方世界的君王，叫“老丁”。它从小就皮毛脏臭，脾气凶悍，咬死了许多同伴和猫。有的雌狗赶来与它亲近，也被它咬伤了。很多人想打死它，都没能得手。可老丁的话它句句听，二者之间心心相印。老丁说：“宝物，你遭嫉了。”它的恶毒的眼睛湿润着，盯着这个像石头刻成的老人：消瘦矮小，额头鼓鼓，口是方的，张开很大。智慧的主人哪，英勇无敌，威震四方。宝物细绳般的小尾巴摇了三次。老丁被烟卷烤黄的食指跷起来，刺着头顶短短的毛发。

天色暗下来时，宝物出巡了。

这片林子永远是水气淋漓，天地濛濛；青蛙乱蹦，河蟹飞走，长嘴鸟儿咕咕叫唤。宝物跑着，浑身的皮毛不停抖动。有一次它被树隙的蛛网挡了一下脸，就愤怒地跳起来。蜘蛛给逮住了，接着被“咯崩”一声咬碎了滚圆的肚子。它大叫着发出咒骂。可它不知咬死的是一只巨毒蜘蛛，毒液正渗进它的嘴角。

一个黑面高个子背着枪转出来，笑着叫它。它像没有听见一样跑起来；跑了一会儿，又突然止步仰脸，鼻子“蓬蓬”地闻着什么。一些姑娘们挎着篮子走出来，见了宝物吓得尖叫奔跑，蘑菇撒了一地。它向前追逐，直把她们赶得很远很远才转回来——

一个面孔白净的年轻人正用一根柳条串起姑娘们丢弃的蘑菇。宝物撒一点尿，走了。

暮色苍茫，树影如山，宝物出巡了。

它的三角形脑袋被树叶上的水珠弄得湿漉漉的，残缺的牙齿从嘴唇间露出来，昂着硬邦邦的长鼻梁。星星还没有出来的这一瞬间，一股滚烫的热流在它毛发间涌动。那是一天的映照蓄成的电火，凉风摩擦着毛皮，电火就在身上爆开。它像被一些细线勒住了，不停地挣扎，向着夕阳沉落的方向奔跑。回返途中，它遇见什么就想咬死什么。那些不知道在宝物出巡的时刻回避的蠢物，理所当然地要倒霉了。它的鼻孔吸进一万种林中气味，让其徐徐地流入，小心辨别。蘑菇的味道最清晰，它们的形状、颜色，都如同看到一般。它在林中生活多年，跟老丁学会了吃蘑菇。老丁有神力啊，无所不能。它离开那个枯瘦的老头，脾气总是坏透了。毒蜘蛛的液汁更深地渗入，它吼着在原地转了一圈。一只刺猬急急地从灌木中钻出来，球成一个刺蛋。宝物将它埋起来才往前走。它登上一处沙丘，前腿直立，小灰眼珠瞄向四方。五棵最高的杨树，加上五棵黑色的橡树，等于十棵。它跟老丁学会了一位数的加法。土丘下边白沙如雪，绵软可爱，曾有一对狗男女躺着聊天。他们都是林边小村里的人。还有个雌狗叫皮皮，总是打了红脑门，宝物差一点爱上它。皮皮窜到林子里，那时宝物凶猛地扑上去，咬豁了它一只耳朵。小皮皮滴着血，哭着跑了。这个小林场啊，一主三仆，还有一个宝物。它有着统揽全局的气魄，兢兢业业。老丁香甜的鼾声使它无限幸福，醒来时静静倾听，睡去就做关于老丁的梦。它知道老丁对它有多么好：据理力争，硬是从总场场部要来了它的口粮。原先宝物一无所有，总场场长申宝雄虽与它同占一个宝字，却无一丝同情。老丁力争不懈，宝雄才算松了手，每月从手缝里撒出十斤粮食。它吃着官粮，没有月薪。这都是老丁的神勇啊。智慧的主人，英勇无敌，威震四方。宝物在林子里奔驰，热汗横流，万难不辞，只为

一人守着疆界。

毒蜘蛛的毒液渗入了胸部的脉管。巨大的、难以忍耐的烦躁在胸部漫开，恨不能撞倒一棵橡树。这林子里有毒的东西可真多，连蘑菇也有毒。吃了毒蘑菇就算活不成了。老丁认得它们，总是用两个手指夹住扔出来。“毒蘑菇演化出的故事万万千，俺宝物也通晓一二三。小村里驻队干部中有个公社女书记，满脸横肉有黑斑。只因搞上了参谋长，把毒蘑菇放进丈夫碗。丈夫贪吃又贪睡，半夜三更一命归西天。参谋长领人把案破，说小案一桩有何难，无非是革命干部误食毒蘑菇，自古天下美事难两全。久后遗孀有厚福，说不定招个贵婿进庭院。女书记闻听破涕笑，说化悲痛为力量革命路上一往更无前。这就是民间事那么小小一段，日月风尘埋下了沉冤。”宝物那时候正处于患难之时，它无意中向黑洞洞的那个小屋里瞅了一眼，就看见了参谋长和女书记。女书记把几颗花顶毒蘑菇揣进了衣兜。宝物承认女书记干得漂亮，嫉恨得牙齿格格响……蜘蛛毒液渐渐涌入了心脏。它尖叫一声倒下，两爪插进土里。灰眼里有什么闪了一下，将熄未熄。幻幻的蓝影儿在眼前飘着，飘着。它的头昂起来，又重重地耷拉下去。它看见林中小屋蒙在一片蓝色里，老丁蹲在宽大的锅台上，手持小木锨搅弄热气腾腾的铁锅。他周围有三个人，伸长了脖子。哎哟，好鲜的蘑菇的气味啊，好馋人的气味啊。这蓝色使四个人像金属制品一样，他们机械地活动，手脚关节的折动嘎嘎有声。老丁唱起了下流的歌，木锨搅动不停。也只有他亲手做成的汤才如此诱人。白色的蒸汽往上冒着，与一种蓝色汇到一起，又渐成红色……蓝色终于全部褪尽，黄色和红色弥漫起来。最后，所有的幻影全不见了。那个毒蜘蛛的阴魂绕着它回旋三周，无可奈何地要离去了。“这就是民间事那么小小一段，日月风尘埋下了沉冤。”它恶狠狠地盯着蜘蛛的阴魂。

老丁手里的木锨像一支橹桨，摇啊摇，铁锅里面起波澜。一边的三个人咽着口水，咂着嘴。“文太！黑杆子！小六！”老丁在锅台边唤了一句，他们立刻应声：“哎啦！”老丁又摇了一会儿，向一旁伸伸手，白脸文太赶忙递过去一个黑色小瓷瓶。老丁握紧瓶子，照准锅心就是三甩。文太转脸看了看其他两人，朝锅台边的老人一竖脑袋。黑杆子咧着大嘴，抄着手，快乐地蹲下又起来。小六脸色苍白，眼睛不停地动。黄色的玉米饼摞在一边的一块木板上，冒着热气。这个夜晚不用说有一顿好饭：喝蘑菇肉汤，吃玉米饼。老丁要喝酒，那是一种味道纯净的瓜干酒。如果老头子高兴，也许会分给三个人每人一口。黑杆子白天在林子里打到了一个猫头鹰，文太和小六认为它的肉不能食用，被老丁呵斥了一句。它的肉与蘑菇配在一起，味道诱人。老丁的话从来没有错过。汤熬好了，老头子从锅台上蹦下来，热汗涔涔。他唱着歌，文太和黑杆子不停地笑，老丁于是更起劲地唱。小六脸庞木木的，老丁就在唱词里加进了一句骂他的话。小六的脸红了一下，接上又白了。文太提议开饭吧，老丁瞅瞅屋外的黑夜，又歪头听了听说：“宝物许是遇上了麻烦，它早该返回了。罢，不等，开饭。”话一停，黑杆子抄起大铁勺，在四只碗里一一点过。有一个印了金边的大碗里蘑菇多汤儿少，不用说是为老丁准备的。老丁说吃吧吃吧，饭后再不见宝物，那么黑杆子就掳枪出去找找吧。他说着大喝一口，又到身后黑影里摸出了一个酒瓶。酒香一下子散开来，文太激动得手都抖了，呼出一声：“丁场长……”小六狠狠地盯一眼文太。老丁一抬手拍了一下文太的肩膀：“喝口喝口。”文太抱住光滑的瓶子吮了一大口，咕的一声咽下，愉

快地大喘。黑杆子起身点燃了桅灯。黄色的亮光罩住了小屋，四人围坐着，脸色通红。小六嚼玉米饼的样子很怪，左腮总是凸起一个拳大的瘤。老丁说：“六儿牙口不好。”大伙都笑了。牙口如何如何，一般指牲口。

这片林子属于几十里地之外的国营林场。十年以前老丁一个人在这小屋里看管林子，总场为了加强管理，又派来三个工人。老丁自封为场长，而总场方面只将他们四人唤作“林业小组”，并临时指定小六负责。小六十四岁上入过团。四人当中，只有小六衣兜上有支无水的钢笔。老丁吃饭时常常托物言志：“南边那个小村里有个花狗，狼狗样儿，两耳竖起几寸高，龇着牙瞪着眼。有一回它和宝物争东西，都替宝物捏一把汗。宝物又瘦又小没神哩。谁知它三两下就把花狗干倒了。人狗一理，切莫让装出的模样给唬住。”文太接上：“老丁场长所言甚是。您老经过万水千山，烽火连天，然百炼成钢。就不像一些小人，鸡肠狗肚，阳奉阴违，必欲置人死地而后快。”文太在总场时读过很多有“毒”的古书，并且常常背诵书上的话，引起了总场办公室秘书的嫉妒。秘书告到场长兼书记申宝雄那里，文太就给贬到了这块僻远的林子里。黑杆子听了文太的话哈哈笑着，十分快意。他听不出两人的意思，但知道是冲小六去的，就笑。他原想笑过之后会得到一口酒，但老丁并未慷慨到这个地步。黑杆子像文太一样对老丁入迷，任何情势下都不会恼恨。他咂了咂嘴，觉得这个夜晚稍微有些寒意。刚来林子里不久，老丁就将自己的十七斤半重的土枪送给他，说：“你负责武装吧。”从此他就枪不离身。武装多么重要，谁都知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，而老丁竟然把枪杆交给了自己这样一个莽汉。他一时无语，唯有感激。

“这种蘑菇可是稀罕。你们看它什么模样？细脖儿小脑，像肥豆芽儿。这叫‘小砂蘑菇’，味儿最鲜。我在这林子多少年，这种蘑菇可吃不多。嘿哎，文太你哪里整来这么多？”老丁用筷子夹住一个蘑菇。文太说：“我知道丁场长的口味儿在哪里——

就不厌其烦地采找……”他讲到这里觉得有一对冷冷的目光射向自己，一转脸，见浑身被夜露湿透的宝物突然出现在黑影里。他的腮肉抖一下，急急说：“宝物回来啦，回来啦。”老丁搁了酒瓶，弓着腰踱过去，伸手撩起它的下巴看着。宝物僵硬如铁，纹丝不动。“宝物！”老丁大喝一声。宝物洒下了两滴泪水。老丁大惊，严厉地扫了三个人一眼，说：“你们谁欺负它了？”三个人都摇头否认。老丁沉思半晌，点点头：“它受调弄了，我知道。可怜的狗。它就是不会说话罢了，它有肚量啊。一条好心眼的狗。”他说着倒了一点汤汁，又小心地掺了三滴酒，送到宝物面前。宝物闻了闻，眼前又掠过一片蓝色。“无非是革命干部误食毒蘑菇，自古天下美事难两全。”那个恶毒的猫头鹰曾经怎样诅咒过它呀，眨眼竟成杯中羹。它快乐地饮了一大口，品着一种熟悉的气味。这气味多少有点像那个公社女书记身上的味儿，于是它怀疑是同物异形，暗中盘算准备私下一访，去看看那个女干部还在不在了。它要从参谋长的屋里搜索起来。说不定参谋长也是个善于使用毒蘑菇的角儿，如果那样女干部真的要倒霉了。宝物很快地、心事满腹地喝完了蘑菇肉汤，抿抿仍然肿胀的嘴唇，退到一边看着四人进餐。除了小六以外，其他人都吃得大汗淋漓。老丁把金黄的一个大玉米饼放到膝盖上掰断，取了一半咬着。他像个满口钢齿的小型机器，在吞噬金块儿。他把酒瓶儿放在左脚边上，不时拾起来吮一口。小砂蘑菇被他夹住，先咬去小圆顶，再咯咯地嚼掉茎子。“美味啊！先记文太一功。”文太摇着手，瞥了宝物一眼。宝物只用左眼看着文太。老丁又唱起歌来——宝物出巡归来了，老头子安心了，歌声自由自在。他把京剧和民间小调掺在一起，一会儿昂扬刚烈，一会儿涓细温柔，净唱些古怪的传闻。所有人都差不多吃饱了，跟老丁一起快乐。老丁一边唱一边又摸出那个制成不久的特大烟斗。黑杆子抓上烟末，文太划亮火柴。他吸一口，哼一句，断断续续地诅咒着一个小人。宝物忍不住兴奋活动了一下前爪，不停地瞅脸色阴沉的小六，突然老丁伸手一指

宝物说：“嘿，笑了笑了。”宝物真的在笑，那颗残缺的牙齿都露出来了。“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说呢文太？”老丁笑眯眯地问了一句。文太一拍膝盖：“那是当然的了。”他又推拥一下黑杆子，重复一遍：“当然的了。”黑杆子看看小六，鼻子里发出“哼”的一声。他背上枪，暗里跟踪过小六，让老丁知道了，被老丁好一顿训斥。老丁说：“六儿也不易哩，由他做吧。”不久文太去小村的小卖部取酒，老七家里告诉文太一些事情，让他捎话给老丁，说小六来买走一片化制墨水的颜料。老丁恼了。他料定小六要把墨水灌到那管笔里，向总场写点什么。那个估计不错，因为半月之后总场派来了工作组，场长兼书记申宝雄亲自挂帅。一时间黑云翻滚，天低云暗，虽然撼山易，撼国营林场一分场难，但也总嫌麻烦。事后老丁让文太去总场活动，历尽艰辛才搞来小六报的黑材料。老丁目不识丁，让文太读了读，开头几句就差点让老头子昏厥过去。老人冷静了两天，对文太说：“怎样对付这个，我考考你。”文太半晌不语。老丁说：“还亏了是个读书人哩。对付这个容易哩，我党有个好办法，就是把阴谋变成阳谋。公布黑材料吧。”文太无比钦敬地看着老丁。第二夜，他们趁着小六不在，捻亮了桅灯，将黑杆子召到屋里，让宝物端坐到它的位置上。文太一字字念起，大家一声不响。宝物坐在黑杆子左边，面色极为冷峻。

那个秋夜的风声至今响在耳边。那个秋夜猫头鹰凄怆地叫着，一直伴着文太的朗读声。宝物听不明白，但愤怒与时俱增。如果老丁有令，它将把那个黄脸青年撕碎。它用舌尖舔着残牙。想不到小六白纸黑字，如此凶狠——敬爱的场部领导党的组织见字如面，一共青团员在遥远的这里谨向您致以革命崇高敬礼，并同时汇报当地惊心动魄的斗争以及全面腐化的可怕现实。有人即老丁野心勃勃目无领导，不顾上级三令五申私自称林业小组为一分场并自封场长。革命职工敢怒而不敢言并且渐渐同流合污。本人早年入团宣誓响彻云霄，独自奋战，死而后已。这里虽然环境

险恶民不聊生伙食很差，如每顿饭三两粗粮二分菜金，但尚有野菇可补其不足。最难忍受修正主义磨刀霍霍，狼狈为奸。他们让黑杆子掌握反革命武装，火药味很浓。这里还养了一条资产阶级走狗，取名宝物，向人民咬牙切齿。总之，这里已是一个针插不进、水泼不进之独立王国。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还有，老丁与当地民众间不三不四者勾搭，多次密谋，不可告人的勾当我看也有。老七家里与老丁过从甚密，中间由文太奔走。注：老七家里即一四五十岁民妇，相貌一般，性情残暴，成分在中农与贫农之间（待查）。她现为小村代销店售货员，以职权之便私销老丁等人干蘑菇，付以烧酒。烧酒作为资本主义货物，上级早已列为控制商品，但老丁从小店倒卖大宗。他们整日借酒浇愁，谈论黄色下流之极。上层建筑舆论阵地要占领，他们还借机散布不满情绪，今不如昔，拒不组织上级及党委多次布置的文件学习心得体会，不办墙报，不开展政治。老丁与老七家里究竟如何，仍在观察。是否有染，难以断定，因为并未亲眼看见。更为可恶的是，老丁散布谣言，将驻村女干部与一参谋长强加与人。注：众所周知，谁反对解放军就是反革命；军民团结如一人，试看天下谁能敌？且女干部为人和蔼，不笑不说话，早年曾为全社先进人物，学生时期就有突出表现，如用手捧牛屎至庄稼地等。总之此地已成反动黑窝，本人虽然坚定，但毕竟寡不敌众。当然，本人辜负党的期望与培养，没有负起领导责任，也应当检讨。切望上级及早进驻小林，使云迷雾散。急急。再次致以革命崇高敬礼。

赶走了工作组，又进一步将阴谋变成了阳谋，小六算彻底失败了。那个夜晚读完黑信之后，大家久久不能平静。老丁在昏黄的灯下踱来踱去，终于在宝物跟前停住了。他蹲下，抚摸着它的头颅，说：“你也听到了，黑信里点了你的名，骂你是‘走狗’。”宝物无语，胸部急剧起伏。它的目光紧紧盯住一个黑暗的角落，文太起身去看了看，发现了小六穿过的一只破力士鞋。黑杆子捏紧了枪杆。那个夜晚啊，那个夜晚猫头鹰的凄厉的叫声啊。“君

子能忍自安。”最后还是老丁说了这样一句，送去了无限的慰勉。从此之后小六还是小六，老丁还是老丁，似乎两不相扰。但大家都看出小六大势已去，再也没有往日的精神。老丁在林子里理所当然地决定一切，而且小村里的人也敬他三分，都呼唤：“老丁场长！”那个公社女书记与参谋长仍在小村驻扎，节日里还要代表地方政权向老丁送些吃物，以示关怀。本来天下太平，一切正常，如老丁守屋，其余到林子里或劳动或管理招来做活的民工；每到黄昏，宝物出巡，绕林区一周有余；宝物归来，正好开饭，如饭间有酒，老丁则饭后乘兴神聊，讲他一生的经历和见闻，惊天动地。老七家里与林子里的人继续合作，不间断地提供烧酒。大家都很高兴，唯有小六蔫蔫地来去，安心做活。不幸的是前不久他突然精神起来，双目如电，宝物不得不尾随其后。就在发现小六兴奋异常的第七天，宝物眼瞅着他进了小村，入了小店，又买走了一片化制墨水的颜料。宝物赶回林子，对老丁做出几个危险的脸相，老丁于是派文太速去速回，直接找老七家里。老七家里说这是小六买走的第二片颜料。

“我今年六十岁了，瞒过我眼的还没有哩！”老丁抹着嘴巴说着，狠狠吸一口烟。他把烟全吐向小六那儿，使小六看起来像个雾中人。他停止了吸烟，手打眼罩向前看着：“六儿在哪？你藏在烟气里了，你当我看不见？我把你看得一清二楚。我早说过了，瞒过了我眼的还没有哩……哼哼。”文太两手拍了一下，呼叫着：“说得太好了！”黑杆子也笑嘻嘻地笑了。宝物兴奋得伏下又起来，同一动作重复多次。小六嫌热似的解开了第一个衣扣，活动了一下。老丁的脸色通红，瘦小的身躯一抽一抽，每动一下都有什么地方发出咔咔的响声，像是骨头响。他蹲在一个木墩子上，细细的两条腿不断调整着重心。“要说我这一辈子啊，嘿嘿，什么没经过？是不是，是不是？”他一边说一边将头转向宝物，“我闯荡南北，死去了又活过来，用手指从肋骨里抠过手枪子儿。要说怕的人嘛，也有也有，不过不是男人，是女人，哎哎！”

她们越对我好我越怕。是这样哩！”老丁说着站起来，挥动了一下大烟斗，捻小了灯苗。宝物瞥瞥四周，见其余三人都屏住了呼吸。它看到了老丁钢一般坚硬的骨骼，看到了在其间奔流不停的血液。那是活鲜如朝霞的啊。老丁——木墩上的石刻老人，双目闪亮……它看到一片化制墨水的颜料掉进水里，有一个黄瘦的手臂进去搅搅搅，刚刚搅匀，被更有力的一条胳膊端了。墨水从黄瘦青年的头上浇下来，通身都黑了，像炭做的人。智慧的主人哪，英勇无敌，威震四方。宝物知道老丁又要讲他那无穷无尽妙趣横生、同时又是真假难辨以假乱真、全世界最辉煌最瑰丽的一个人的历史了。它悔恨当年没有与老人同在一起，化为那无尽故事里的一个小小生命。再看文太黑杆子甚至是卑劣的小六，都习惯地、毫不含糊地振作起来，用钦佩的目光注视着老丁。

“人人不同，物物不同，我是老丁。”老丁这样开头，“天底下没有我这样的做人法，我日他妈所有现成的做人法。见天不死，见地不死，见铁不死，我这个老怪物死不了啦。有酒就喝，有好东西就吃。就给一万个大官牵过马骡，也给数不清的女人下过跪哩！皇帝吃的好饭我不嫌，牛马嚼的东西也不孬。人是机器，加了油就转。我是一直让它隆隆转，隆隆转，转到死，加马力，火火爆爆一辈子。我早就说过，我是省长以上的经历，也算老革命，也算老红军。在延安，我烧的木炭比张思德都多，没死，也就没出名。我也进过三五九旅，开荒种地纺棉花，还种出一棵一人多高的辣椒，首长看了说：好。我不识字，不过外国人进中国，到了北边都是我当翻译。我把驴一般都翻成骡。鬼子让我投降，那年我是师长，我打了鬼子一记耳光子。后来四五年吧，鬼子先降了。你看吧，我过的桥比一般人走的路都长。我为什么后来没有被提拔起来？还不是我有那毛病——喜欢女人。我又没有文化。没有文化做不成首长。你三个四个好好听，宝物好好听。这些当假就是假，当真就是真。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。反正有一件是真的：我是个轰轰烈烈的人！我不做后悔事，做过就

不悔。我敢打光棍，敢报仇，敢一个人住这林中小屋。别人说我不听，全当苍蝇瞎哼哼。我从南边跑到北边，最后相中了这片树林。这里风水好，蘑菇多，他妈的一辈子就这样打发，强似神仙。我不依恋钱，不依恋朋友，依恋的东西只有一个：自己的血性！哎哎！”老丁说到这儿喘息不停，伸手取水。文太每逢这时候就激动得脸色煞白，神色不安。他全身颤抖，像弹簧一样突然从地上跳起来，向老丁脸前伸出了拇指，喊一句大家早都熟悉的话：

“你活得英勇啊！你不甘平庸啊！”

喊毕，精力全失，如泥土一般柔软地落下，再无声息。老丁声调软下来，开始了真正的长谈。那是些真正的故事啊，去伪存真，去粗取精，永远消化不尽。“我喜欢上的人哪，车拉船装。我说过，我连朋友也不依恋，等于说我不重友情。我明明白白告诉，我是这样的人。可是有人要叫我喜欢上了呀，我能跑去为他死。有一年我去了南方，那里热燥，夜里睡觉要枕一个中间灌凉水的瓷猫。这是为了冷静头脑，要不，第二天早上起来尽做糊涂事。我刚去哪懂这里的道理？结果昏头昏脑地做事，惹出来的故事一辈子也忘不了。我在一个荒山林子里摘紫果吃，吃得牙紫唇紫，不停地打嗝。那片林子比咱这林场密上十倍，野猪都有。虎狼倒不多，咬人的东西少。我吃果子，往前走。当年十八岁，身强力壮，不怕鬼神，头上包了蓝布。这天我遇上了一个老人，他领我回到一处林间宅院。那是个逃乱的富人，一看大宅就知道。他家里有丫环，有太太，有小姐，有鸡和猪。也有一条狗，比宝物差多了，不会叫。小姐像面捏出来的，说话的嗓门细溜溜，胳膊活像一段藕瓜。她的眼神我不说了，我要说，今夜我受不了。那是无法抵挡的一双眼，能穿透万水千山，打倒千军万马。一句话，我一辈子只见过这一双眼。见这双眼之前，我的身体还像牛犊一样壮。就是这双眼让我支持不住，身上热一阵冷一阵。你们不知道，太好看的眼睛败你的神气，这是定准的原理。

不是吗？我不说这双眼了。我只想说她后来参军，所在部队连连失败，恐怕也是害在这双眼上了。当兵的让这双眼看一下，你还会有好结果？我保证他们连轻机枪也抱不动，还想打仗？这是后话了。先说我和她往来这么一段又一段。那一天我隔着篱笆望见了她，她的眼睛从篱笆空儿里望了我一眼。我立刻倒下来，也不顾脚下有一摊狗粪（那是多么窝囊的一条狗！），怎么也站不起来。丫环来拉我，太太来拉我，那个有大福不会消受的老人也过来拉我。所有人都沾了那条破狗的粪（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狗还不快宰），又叫又跳。这就惊动了她呀，她走过来，我们使劲拉了一下手。有一股电从第二根手指传到肩膀，把我电了一下。我不知怎么流了泪，眼泪汪汪，想这辈子就到这儿吧，这已经是合算的了。她呀，我敢说是个神仙下凡。我怎么说也不过分，一句话，把我杀了我也得要她。那时我觉得走千山爬万岭，原来就为了她这个人！让我住在老林子里吧，我一辈子不到外边去，我就死在老林子里！我不知道世上还有比这更轰轰烈烈的事，不知道我要了她和打下一份江山到底那样更合算！这个小姐！这个小大姐！这个一眼就能把我看倒的闺女！你别跑啊，我不知从哪涌来一股勇力（自古讲究杀身成仁），一家伙把她扛到了肩上……”

“你活得英勇啊！你不甘平庸啊！”文太大呼。

“林子里百兽都惊了，一齐跑出来昂头看我，它们见我扛着她。百兽惊了，半晌才缓过神来，撕破嗓子似的叫。太太丫环也呆了，老头子抱住了自己的头。我扛着她往上走，走了一会儿又怕磕碰了她、吓了她。我把她放下来——天，她不停地哭，两肩一抽一抽，哭个没头。怎么办？我惹她太厉害了，我真的害怕了！我说，我不敢了，我撤退了，你自己管住自己吧，我真的撤退了哩。我那会儿说着退着，一头扎进了树林子里。这片林子黑乌乌的，不见天日，什么兽类都有，我日夜和毒蛇做伴。没有逃路，我也不想离开。我天天吃那种紫色的果子，打她的主意。毒